

從外到內

愛麗安·高克

「因為有牆壁，所以有畫作。
我們想要忘記牆壁之所以存在的最佳物品，就是畫作。
畫作可把牆壁抹掉。但是，牆壁也可抹掉畫作。」
-- 擇自喬治·佩蕾克,《空間種類與其他文章》*

紐利·庫祖詹的畫作，就像建築施工現場，一個興建與拆卸房屋的空間。當你第一次凝視紐利的畫作時，那些橫綫與幾何圖案看起來連綿地伸展，像要把知覺囚禁著的牢房鐵欄般，令人無法看穿。但是，你會逐漸發現畫家如何細膩處理油彩與畫布、空隙與空間、深度與體積之間的影响。你更會發現，瑕疵與差異藏在那些引人入勝的幾何圖案裏。一切都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沒有任何東西確定下來。

畫作與建築那種堅固性的矛盾對立，標誌著紐利的作畫風格；而這些過程則包括建起與拆卸這兩個相對的舉動。就是這種矛盾，顯示畫家那一絲不苟的才智。比如說，紐利的《迎面經過》一開始像啓示錄般灰暗。要是我們細心凝視，就會發現空白的小板塊如何展示經過組建與拆卸的過程而漸漸滲透出來的光線。

畫家標題的時候，往往令畫作的主题更加明確：如在《醞釀中》，高樓大廈的樓層是畫家利用膠帶剝除油彩後的效果；《工作中》內像骨骼般，但又甚為具體的結構，強調建築的過程。不過，這些建築的共通點，是它們無國籍的特徵。唯一清晰的地方是高樓大廈標誌著上世紀現代主義，它們所藏著的瑕疵、空隙、影子與空間製造出一種具體的強烈性，而在這個物質世界中，這種強烈性擾亂了我們所有堅固性的信念。這些反對物質主義的、故意挑釁的和刻意顯得不穩定的創作過程，把畫作慣於依賴的牆壁通通抹掉。

讚美瑕疵

「我喜歡從瑕疵出發而作畫。從大自然或者人類之中很難找得到瑕疵，但是在人造的體系裏，尤其是建造這個範疇，比如說建築或者很多人為的事物，我們卻找得多種案例。我認為，我作畫的動機就是畫作中出現的瑕疵與巧合，我的靈感都是基於這些事實。而我最關懷的，就是那種自我破壞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觀者甚至會忘卻破壞過程的源頭，因而製造出某種空間，讓自我本質與潛意識可建立一種相互關係。」*

因此，紐利的建築物成為潛意識的居所，它們變成我們投影那藏在心底的思念與感情的屏幕，也是令我們產生與重整感情的地方，讓我們的眼光遠遠超越自身；《更遠》這幅畫作就提供了這種暗示。畫作中那些空白的長方形也有反諷意味：它們看起來可能是遠處的建築物，也可能是與觀者距離相近的窗戶。無論這些空白是牆壁還是窗戶，它們都可讓我們投放自己的內心狀態於其中。

這種缺乏固定性而完美至極的特質，令紐利的作品顯得更完美。啓發畫家投入創作的動機，就是瑕疵與那種未完成的狀態。在紐利的心目中，美感太完美了，所以無法推動他的創意。

美感

「我們過於依賴從外界尋找美感，使我們失去了自己可以美化醜態或循環再造的能力。所以，尋找瑕疵、把它重修從而繼續探索，才可讓一切更豐盛，生產更蓬勃。」

對於畫家與觀賞者來說，探索是同樣重要的，是一個富有創作性的舉動。可是，紐利坦然承認他因此而產生焦慮。

告白

「我必須聲明，我害怕在美好的事物上加工。我覺得受到約束，因為我不願意打斷或毀壞美好的東西。但是，醜陋的東西在我的創作思維裏顯得更可用、更有重修與加工的可能性。何況，當我作畫時，我刻意選擇避開某些東西，因為我覺得它們比我想象中更美好。」

作畫是爲了與生命中醜陋的、凌亂的事物互動，展示它們在不斷變化與流動中的各種形態。比如說，《觀看符號》裏的油彩似乎把建築蓋過了，但效果剛好相反：建築還是從霧中冒起來。紐利努力不懈，致力打破人類以建築物為象徵的外在世界與人類的內在、心田的界限。欣賞他的畫作時可能令人不安，因為這個過程破壞了內外之間的界限。

畫家故意把一切從外到內翻轉過來，把觀者引進畫作裏，營造一種推翻美學的精神與感性反應。紐利在米瑪·思南社會科學研究院攻讀碩士的論文題目是「荷蘭與佛蘭德斯畫作中空間在日常生活之運用」。這位深入探討空間的畫家把當年的研究焦點放在這個範疇，我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

對於這麼有頭腦的、著迷於建築的紐利，作畫同樣觸摸到靈性的範疇。

自由

「沒有任何人為舉動可以比得上作畫：它令人獨立自足與感覺自由。在有限的條件下，在無需指定地方、工具、時間、昂貴科技或製作助理的情況下，你可以投入一個珍貴的，滿足身體（物質）與精神（感官）的製作過程。」

作畫的可能性

「作畫令我感到平靜、安逸，改變我感情上的乏味與痛楚。作畫時，我可以動腦筋，重估與洞悉一切事物；作畫的舉動令我在時空這兩個界限中存在。」

正如紐利所說，當他作畫的時候，時空變得實質與實際。這兩度空間因而提供了參考的背景，也成爲作畫的目標。紐利作畫，讓生活的真實變得真實。可是，我們的談話又引出另一個矛盾。

作畫的不可能

「作畫令我無法適應白天的動態。」

作畫的過程消耗大量時間，讓畫家失卻了時間觀念。對於這位畫家來說，白天變成一個陌生的地方。平常生活因而顯得疏離、不安。

接下來的又是另一個矛盾。雖然他在畫作中打破多個界限，但紐利從來都不在屋外作畫，選擇在伊斯坦布爾，在自己的工作室的四壁內作畫。他的畫作是從外到內的：儘管身處居室之內，他卻描述一個處於身外的世界，一個運用幾何圖案為外殼的建築表層。他這樣說道：「我只可以在工作室裏工作。我在戶外繪畫，看起來都帶有諷刺意味。」

他好像在承認，如果自己太接近真實的話，畫作展現的恐怕只會是具象，也將會妨礙畫家一直以來堅持的從外到內的相互關係。倘是這樣，紐利的整套理念就要崩潰了——這也包括他所界定的牆壁。但是，很奇怪的，在他的畫作中，我們也發現一種一直以來不間斷的、富有動力的幾何構思：這是一種針對秩序與結構的諷刺。與此同時，畫家刻意打斷這種手法，從而開拓新演繹的可能性。

幾何

「我作畫的時候，只用幾何與抽象圖案。我沒有想過，要用幾何與抽象圖案來代表事物或者敘述故事。它們在我的畫作，因為它們可以讓新的東西實現。

幾何圖案的編排與利用空間的建築通過不同結構而冒起——房屋、幾何形狀的物件、室內空間、城市景觀——令到我們有所聯想，甚至對人類創造的世界產生虛無想像。況且，畫作除了刺激我們的觸覺以外，也可能帶動潛意識，也是畫家的動機之一。」

幾何成為虛無想像與憑空聯想的框架——而不是局限它們的概念。幾何圖案裏的瑕疵打開了思想結構的更多可能性。每一樣東西在紐利的畫作宇宙裏，都有它們特定的崗位，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由感受反應出來的。

當被問及這一次為馬凌畫廊特別挑選作品的展覽時，紐利說道：

「在我的心目中，展覽就像一個句子內的個別單字一樣，每一個畫作都非常獨立。我希望每一幅畫作都可以獨善其身，可以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展出。」

一如以往，這是一個我們又再次面對的矛盾。單字可以單獨而立，但串起來則可組成句子，正如這些畫作雖然獨立，卻屬於畫家所有作品的一部分。

從外到內/從內到外：正如法國現代派作家喬治·佩蕾克同樣鍾情於建築與居住在公寓的人物的心理狀態，紐利作畫時有牆壁，但他的目的，是抹掉牆壁的固定性。油彩頓時變為思考、反思、探索真實與虛假、真貨與贗品、精神與物質世界相互影響的必經過程。我們的物質世界並不堅固。在我們建起與拆卸的過程中，我們找得到探索自我的地方。

註：

* 擇自喬治·佩蕾克，《空間種類與其他文章》中之“牆壁”（2008，Penguin Classics 2008 translated by John Sturrock）

* 文章引述畫家的講話，節錄自 2013 年 2 月份 Ariane Koek 與畫家的訪談。